

明末台湾地图的一则新史料

周运中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因为海防测绘的需要,明代人所绘的台湾地图越来越精确。明代人所绘的汉文台湾地图不多,笔者新发现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下卷的《万里海防图》画出台湾岛的鸡笼、淡水、北港等地,而且此图有一幅清代人的彩色摹绘本,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更加清晰。由此还可以知道北港在今台南市附近,不是魷港,也不在今云林县的北港。

关键词:台湾 《万里海防图》; 北港; 鸡笼; 淡水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14)01-0005-06

明代人所绘的汉文台湾地图非常少,早期的台湾岛仅是全国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般称为小琉球。台湾从隋代到元代被大陆人称为流求或琉球^[1],明初洪武年间因为在冲绳岛立琉球国,把台湾改名为小琉球。^[2]有些著名的明代地图甚至不画台湾,比如《郑和航海图》仅有平湖屿(澎湖列岛),并无台湾岛,又如罗洪先的《广舆图》是明代最重要的地图集,居然在全国地图《舆地总图》上漏画台湾岛。^[3]

一、嘉万时期台湾地图的精确化

但是这种情况在明代后期因为海防测绘而得以改善,嘉靖三十四年(1555)出使日本的郑舜功在《日本一鉴》的《万里长歌》诗云“一自回头定小东,前望七岛白云峰。”自注说“回头,地名,泉海地方,约去金门四十里,下去永宁八十里。或自回头径取小东岛,岛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国。”此书的《沧海津镜》是航海图,共有6页(12个半页),画出从中国到日本都城的行程地图。首页绘出今台湾省,台湾岛注“小东岛,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国。”台湾岛北面画出鸡笼山,北面有硫黄山,画出喷发气体的情景,在今台北大屯火山群。这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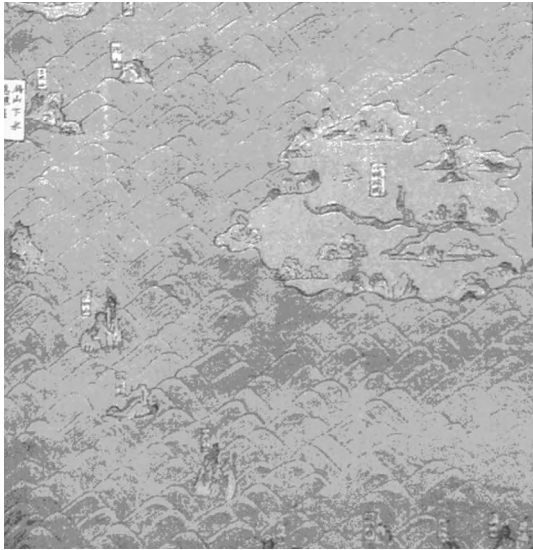
代中国人的台湾地图中唯一出现的硫磺山,硫磺确实产于大屯山附近,显示明人对台湾认识的进步。北面的花瓶屿,即今花瓶屿。台湾岛旁边的彭喜山,应是彭嘉山。其南又有瓶架山,是今彭佳屿和棉花屿,也有可能是彭佳山误解。北面是钓鱼屿,再北黄麻屿,是今黄尾屿,再北的赤坎屿,是今赤尾屿。

万历三十三年(1605)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徐必达摹绘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4]此图台湾岛第一次出现了河流,图上的小琉球国中间有一条河流,此图上东下西,海岸居下,但是也没有固定方向,彭加山就在小琉球国的左下角,即西北方,其实是在东北方,所以图上的河流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开口向西南。小琉球的左下角还有鸡笼山,说明此图的小琉球指的是南台湾。小琉球的大河,有人认为是浊水溪^[5],这显然是以今度古。其实浊水溪下游很宽,而且分为多支,但是图上的大河下游却没有这一特征。而且明代人对台湾南北比较熟悉,台湾中部面貌不清,所以不可能首先出现浊水溪。笔者认为这条大河就是台南的盐水溪,因为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周运中,男,江苏滨海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这是台江内海最大河流。万历中期的台湾地图之所以出现了台南最大的河流,就与北港渔场的兴起有关,此时的汉人已经在台江内海络绎不绝。



《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小琉球

万历年间北港作为著名渔场在南台湾兴起,隆庆年间海禁有限度地开放,发放船引,允许闽南商人到台湾北部的淡水、鸡笼贸易,万历三年(1575),刘尧诲为了增加兵饷,设置商船税,官给船引,征收引税,东西洋船收银三两,鸡笼、淡水船收一两。其后改制,东西洋收六两,鸡笼、淡水收二两,还是三分之一。^[6]台湾岛很近,所以征收引税较少。张燮《东西洋考》出版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卷五《东洋列国考》有《东番考》,下注云“不在东西洋之数,附列于此。”^[7]可能正是因为台湾岛很近,所以明人不列入东西洋诸国之中,这显示明代人不把台湾当成外国,虽然是未开化的番,但是和外国不同。明朝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是在万历三年明朝和西班牙接触,双方确定台湾岛不属于西班牙,自然认为台湾岛属于明朝。卷九《舟师考》记载东洋针路说“东番,人称为小东洋,从澎湖一日夜至魷港,又一日夜为打狗仔,又用辰巽针十五更取交里林,以达鸡笼、淡水。”^[8]打狗(今高雄市)在南,交里林即陈第《东番记》的加里林,更在南方,而鸡笼、淡水在北,此处并不区分,可见张燮对台湾岛的了解有误。《东西洋考》卷五《东番考》说“鸡笼山、淡水洋在澎湖屿之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云深山大泽,聚落星散,凡十五社。”^[9]北港在台湾南部,张燮混淆了北港和鸡

笼、淡水。

曹永和、陈宗仁、徐晓望等人都对北港有详细研究,征引了1590年代福建巡抚许孚远、黄承玄等人的记载,表明此时的闽南商人托名到北港捕鱼,私自到北台湾的鸡笼、淡水及日本贸易,但是还有一些史料没有用到。^[10]

北港是福建人捕鱼之地,还有姚旅《露书》两则史料未被陈文所引,卷十《错篇下》说:

鹿筋、乌鱼子、鳗鱼脬最佳味,而海澄最多,皆来自北港番。北港番者,去海澄七日程。其地广而人稀,饶鹿与鱼。其俗得鹿,只取其肠,洗净绕臂,沿途生啖之,余尽弃去,故海澄人以滥物易归。又乌鱼、带鱼之类,皆咬尾逐队,千百为群,取者必徐举,听其去半后取,不然即决网断绳而去。

卷九《风篇中》说:

北港俗,亲死即剝去脏腑,以火干尸,贮木,悬梁,岁时出而祭之,其不识礼义如此。其人散居,无君长,惟甲长之类为头目。中国十人以下至其地,则彼杀之。五十人以上,则彼闭户而避我。捕鱼逐鹿者入其境,必分赠甲长土宜。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11]

姚旅是福建莆田人,他是万历、天启年间的传奇旅行家,他的书里还有很多闽南地理记载,应该就是他亲身见闻。他的书就是专门记载旅行见闻的,据其自序,初成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错篇》记载各地物产,这里说北港的乌鱼最多,其次是带鱼和鳗鱼,渔民还换取鹿筋。《风篇》记载北港没有君主,只有头目,类似甲长,其实这只是明代人根据聚落大小类比。又说如果大陆人十人以下去北港,原住民就会杀害大陆人。如果五十人以上去,则原住民反而害怕。大陆人在北港捕鱼、射鹿,必须要馈赠其头目。福建巡抚认为北港是东洋门户,所以经常建议派遣数百人在北港屯田,作为防守措施。

姚旅这两则记载不仅独一无二,而且价值重大。先说卷九北港条的位置,本卷先说中国各地风俗,然后说到回回,然后说一个有土官的地方,风俗类似占城,则是中国西南边疆,然后是北港,然后是交趾、琉球、高丽,其次是倭、宣府、熟夷、达、北狄、西戎、胡,最后是西洋传教士罗华宗、利玛窦,显然姚旅的叙述顺序是:

中国——藩属——敌国——西洋

那么介于内地和藩属之间的北港显然是被姚

旅当成中国了,这是明代台湾不属于外国的第二个重大证据。

北港所产的鱼,最多的是乌鱼,学名是正鲻,闽南语称为乌鱼,因为其背部发黑得名。鲻鱼在中国大陆有20多种,台湾有10种,捕捞最多的是正鲻(Mugil Cephalus)。乌鱼栖息在中国大陆沿海,冬至前后十余日来到台湾西南部海域产卵,由于每年准时来到,所以被渔民称为信鱼。乌鱼对海水的温度和盐度要求很高,南下的冷空气增强时,乌鱼南游速度加快。一月到二月,乌鱼产卵结束,逐渐北移,称为回头乌。乌鱼肉味鲜美,鱼卵可以制成乌鱼子,是桌上佳肴,称为乌金,精巢(乌膘)和胃袋(乌鳔)也是珍馐,鱼肉可以制成鱼干。乌鱼在接近台南安平到高雄茄萣一带时鱼卵最饱满^[12],所以福建渔民跨海捕捉,北港就在这一带。

二、《皇明职方地图》中的《万里海防图》

陈宗仁先生有一篇专门考订明代台湾岛别名北港的论文,收集了最全面的史料,但是他的结论是北港即魷港。^[13]笔者不同意此说。陈文引用崇祯间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的《皇明大一统总图》,图上的福建东南有三个小岛,鸡笼、淡水是北部一岛,北港是中部一岛,澎湖是南部一岛,淡水即淡水。《福建地图》上,除了鸡笼、淡水,还有小琉球,淡水即淡水,文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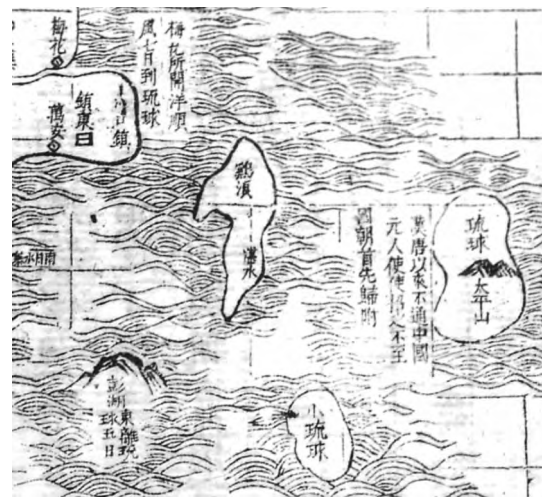
近时民多走北港、澎湖、淡水、鸡浪四屿,四屿之大足以敌四府,收之为外屏,又足以翼四府。置县则崇明也,卫则金山、昌国也。原我卧榻之内,防海预防。防于此,福兴漳泉枕席安矣。

此图当然有误,鸡浪即鸡笼,图上与淡水画在一岛,而与北港分开,反映编图者清楚三地的相对方位,但是不知三地在同一个岛上。北港既然在其南部,则在今台湾岛南部。笔者认为《福建地图》没有北港,却有小琉球,似乎说明作者认为北港是小琉球。《福建地图》的鸡浪、淡水在一个长条形岛上,西部有个巨大的港湾,笔者认为这个海湾就是淡水河口。

《皇明职方地图表》即《皇明职方地图》,为陈组绶于崇祯九年(1636)刊刻的地图集,并非全是表,只不过文字部分有表。此图是继罗洪先《广輿图》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地图集,明代中后期虽然还有其他地图集,但是以这两部地图集最为重要。《皇明职方地图》资料详实,更新了很多信息,重视军事防御,有很多新的见解。



《皇明职方地图·皇明大一统总图二》的鸡笼、淡水、北港、澎湖^[14]



《皇明职方地图·福建地图》局部

其实陈宗仁先生没有发现在《皇明职方地图》下卷还有《万里海防图》,其中详细描绘出北港、淡水、鸡笼,北港、淡水在下卷第41页,鸡笼在第42页,淡水和鸡笼似为一岛。浙江省图书馆藏有一幅彩绘的《万里海防图》,横约450厘米,纵约30厘米,折叠装裱,锦缎封套。据前人考证,记载的是嘉靖九年(1530)到四十二年(1563)间的情况,但是图上避道光帝旻宁的讳,所以是清代的摹本。^[15]笔者核对发现,此图即《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的清代摹本,图上记载荷兰人侵占台湾及郑芝龙事迹,所以此图恰好可以补《皇明职方地图》的缺字,以下括号内文字为据此图所补。《万里海防图》的北港一岛标注“即台湾,今为红夷所虏。”其上有文说:

澎湖,天启壬戌年,红夷到中左所,后遂捣澎湖,总兵俞咨皋用间,移红夷于北港,乃得复澎湖,今设游击防守。北港为澎湖唇齿,澎湖为漳泉门户。□失北港是唇亡齿寒,使咨皋一[面交市,一面]屯练[强壮,收抚]郑芝龙出[其不意而图]之,

红夷[何有哉]?今此夷不□,终为漳泉之忧!
□□咨皋但知倚□人许心素为互市之利耳,所以
为郑芝龙所逐。

这里说荷兰人退出澎湖,到达北港,又是北港
为澎湖唇齿、漳泉门户,说明北港就在台南市附
近。湛水即淡水,其上有文说:

湛水一带,自白狗山对过,迤南至澎湖,相望
有四府之海道。可如崇明设府县,[皆]闽人浮此
互市。今为佛郎所据守,此则四府可[无]东南夷
之[患]?此地不蚤[为图之,终为闽省梗]!

白狗山即白犬岛,淡水在白狗山对岸,明末人
之所以仍然把台湾当成两个岛,仍然和台湾的南
北航路有关。从福州东渡,到达北台湾的鸡笼,淡
水,从闽南东渡,到达南台湾。佛郎即佛郎机,是
明代人对西班牙人的称呼,说明绘图者清楚此时
的北台湾为西班牙人占领。此处还说北台湾都是
福建人贸易,可以仿效江南的崇明岛设县,则可以
捍卫福建沿海。说明晚明到北台湾贸易的福建人
很多,所以有人建议在北台湾设县。



《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澎湖屿、湛水部分



《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澎湖、北港部分



浙江省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摹本的鸡笼、
湛水、澎湖屿一段

三、北港的位置

陈文也引到《顺风相送》的《松浦往吕宋》针
路说:

用丁未二更,见小琉球鸡笼头山,巡山使上,
用丙午六更见北港、沙马头、大湾山。丙午三十五
更,取射昆美山。

此条显示北港是在南台湾,大湾可能是台湾,
也可能是沙马头的大海湾,因为大湾在沙马头
之后。不过陈文没有发现此条针路有误,北港不
可能距离鸡笼只有六更,应是十六更。因为《顺风
相送》侧重西洋针路,《指南正法》侧重东洋针路,
而且两书原是渔民抄本,所以多有错漏。



浙江省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摹本的北港、澎湖、
大担山、小担山、金門、大登山(大嶼岛)一带

《指南正法》的《咬留吧回长崎日清》说:

初三日见舡仔舡十余只,并见北港大山在东南势,又见洋舡二只。夜用艮寅,五更光平淡〔中按:此处脱水字〕山下,东北上亦有讨鱼舡。初四日艮寅六更,平圭龙头。

这说明北港在台湾岛南部,离淡水超过五更,离鸡笼超过十一更。圭龙头,可能是鸡笼山的海岬,即今台湾岛最北部的富贵角。这是海岸及航线转折处,虽然野柳岬更突出,也更靠近后世的基隆,但不是圭龙头。

又《咬留吧往台湾日清》说:

二十七日用丁未,下午平东涌外过,用丁未暗平白犬开。夜用丁未及未,七更,光见北港大山在东势。

东涌即今马祖列岛最东部的东引岛,白犬是其南部的东沙岛,再南七更,看到北港大山在东部,说明北港在台湾岛南部。

仅从这几则史料,我们就可以断定北港肯定不是台湾北部,张燮之说可能只是他的误解。

陈宗仁先生之所以把北港的原地当成魷港,可能有读音近似的因素,但是其实北港和魷港的读音很不同,因为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后,把魷港写作Wankan,而北港是Pakan,可见魷港、北港都是汉人的地名。在魷港没有原住民的聚落,这里最早就是明朝海盗聚集形成的聚落。魷港在今台南市西北部,和北港位置不同,笔者有另文考释。

他之所以定北港在魷港,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指南正法》的《东洋山形水势》说:

澎湖暗澳有妈祖宫,山无尖峰,屿多。乙辰五更取蚊港,蚊港亦叫台湾,系是北港。身上去淡水,上是圭龙头。下打狗子,西北有湾,看石佛不可抛船,东南边亦湾,东去有淡水,亦名放索番子。^[16]

从澎湖开船,乙辰五更确实到达魷港,即蚊港,但是此句显然有误,因为下文说上去,即北去是淡水、圭龙头(鸡笼),下去即南去是打狗子(高雄市打鼓山),所以这段漏掉了最重要的台南市地区,这里的台湾系是北港一句其实是台南地区。台南原来是个大海湾,又名台江内海,这里是咸淡水交界的浅海,有很多沙洲,其东北部有曾文溪、盐水溪两条河流从山区流出,有充足的淡水,所以这里是鲑鱼最喜欢的环境。这个港湾也是台湾西南部最大的,所以这里当然是明代福建渔民的首

选之地。

这个大港湾只有西北部有两个开口,西南部是连接陆地的沙嘴,即一鯤身到七鯤身。西北部的两个开口,北面是鹿耳门水道,南面是北线尾和一鯤身之间的水道。闽南语的线、汕同音,所以北线尾其实是北汕尾。从荷兰人的地图可以看出,北线尾也是西北到东南走向,沙洲是东西向。这里之所以是大片沙洲,因为曾文溪带来大量泥沙,因此称为鲑鱼集中产地。因此福建渔民把这个大港湾的北部称为北港。

曾文溪口的原住民是目加溜湾,荷兰人写作Backeloan,其南是新港社,再南是大目降社,荷兰人写作Thomolokang、Tibolegan或Tifalukan。显然,目加溜湾的前半部分和大目降的后半部分的读音都接近闽南语的北港,所以北港地名可能也有原住民的因素。北港的地名起源,仍然不能确定。

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文选卷十三《东番》说:

东番者居海岛中,载籍无所考信。其俗土著,无大君长,于中国不绝远,从泉州泛海,更澎湖中,二日夜可达其地。起魷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狗屿、双溪、加哩林、沙巴里,断续几千里。

而山之鸡笼、淡水最名,议者欲置戍其间,与海中诸夷市,章有上公车者。水之北港最名,群盗所依阻也。番居山极深昧,滨海颇有瓯脱可耕,群盗佯言开垦,岁助餉金若干,实欲扼商贾之味,与海中诸民市,迹见有端,而泉之势家奸民,亦有瓜分北港课渔者矣。甚哉,海水之为利害也!^[17]

本文的地名一段和引文的下文多抄录陈第《东番记》,但是这一段多数不见于《东番记》,是熊明遇搜集的信息。这里把鸡笼、淡水都当成山,而且似乎认为二地和北港相近,说明他不了解台湾地理。但是他说北港是最有名的河流,海盗在谎称开垦,实际是想开辟商港,而且泉州的豪强也想瓜分北港渔利,非常详实,说明有可取之处。这里是说北港在原住民居住区的海边无人之地,说明北港的内陆就有很多原住民,则非魷港,而是台湾港。海盗不太可能长居魷港,因为附近没有原住民村社。但是台南市区附近是原住民村社最集中之地,所以这里才是首选佳地。

北港不是今云林县北港镇,这个北港原来是笨港的北街,后来简称为北港。其南部的北港溪原名牛稠溪,后称笨港溪,笨港街原来在溪南的今

嘉义县六脚乡境内,乾隆十五年(1750)的洪水把笨港街分为南北两块,嘉庆八年(1830)的洪水又冲毁南街,所以北街兴起至今。乾隆二十一年(1756)到二十四年的台湾全图画出了笨港前街、笨港后街、笨港北街。^[18]笨、北的读音有别,北是

入声字,所以笨港不可能是北港。

后世或把今日的云林县北港镇附会为晚明的北港,又把颜思齐和这个晚出的北港街联系起来,这都是不对的。颜思齐活动之地可能在魷港之北的诸罗山(嘉义县),但是云林县则太远。

注释:

- [1] 详见周运中《夷洲与流求新考》,《厦大史学》第四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周运中《元代台湾历史新考》,《国家航海》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2] 徐晓望《台湾:流求之名的失落——关于琉球与台湾历史的一种假说》,陈小冲主编《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 [3]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8页。[明]罗洪先《广舆图》,《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2页。
- [4]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
- [5] 王存立、胡文青《台湾的古地图:明清时期》,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84页。
- [6] [7] [8] [9] [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2,104,185,104页。
- [10] 曹永和《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补说》,《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164-165页;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陈宗仁《东亚海域多元势力竞争下鸡笼、淡水地位的转变(1400-1700)》,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116-117页;陈宗仁《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史研究:1400-170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156-170页。
- [11] [明]姚旅著、刘彦捷点校《露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6、211页。
- [12] 梁润生、袁柏伟、杨鸿嘉《台湾重要食用鱼类图鉴》,台北: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62年,第23-24页;胡兴华:《台湾的养殖渔业》,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52-63页;李培芬《台湾的生态系》,台北:远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第148页。
- [13] 陈宗仁《北港与Pacan地名考释:兼论十六、十七世纪之际台湾西南海域贸易情势的变迁》,《汉学研究》第21卷第2期,2003年。
- [14] [明]陈组绉《皇明职方地图》,《玄览堂丛书三集》第十册,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年。
- [15] 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浙江古旧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年,第76-77页。
- [16] 向达整理《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8页。
- [17] [明]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95页。
- [18] 洪英圣《画说乾隆台湾舆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30页。

[责任编辑:余言]